

# “杨门女将”余太君确有其人吗?

由张柏芝、刘晓庆、郑佩佩、任贤齐等明星主演的《杨门女将》，于11月18日上映。借此机会，我们不妨重新看看女英雄的故事。电影可以戏说，文章却需有来历。

## 清代以来，想证实余太君确有其人的资料不少，但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

作为“杨门女将”的核心人物，余太君的形象感人至深。这个人物，到底是艺术虚构，还是确有其人？历史记载模糊不清。

清以前的史料从未提及余太君。地方志中，明代成化时期的《山西通志》只记载了杨家三代，没有余太君。到了清代，地方志才出现了有关余太君的记载，有人认为余太君为杨令公之妻，并称“余”为“折”之误，甚至认为余太君是宋初的晋北大家族折德宸之女。

山西保德县折窝村和陕西白鹿县余家坡头村一带，流传着余太君改姓的故事。余太君原姓“折”，在长期征战过程中，她有感于丈夫和儿子都为国战死沙场，为了图个吉利，便将“折”改为同音的“余”字，意在子孙福祿有余，由她一人承受外来之灾。

最早认为余太君是历史人物的推断，始于清代，乾隆年间的《乾隆一统志》和《保德州志》都称有“余太君墓”，在“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”。《保德州志·人物·列女》记载：“杨业娶州折氏，称太君。其父为麟州刺史，又为火山节度使，业后为代州刺史，皆距此不远，故缔缘姻于地于此与？”其实《保德州志》对自身的这段记载也是存有疑问的，所以句尾用的是疑问语气，但后人为了证明余太君的真实性，便断章取义，以讹传讹了。

清光绪十年续修《岢岚州志》，沿用了《保德州志》的说法，而且又有新的发展，增加了余太君为夫申冤的情节。其中的《节妇》卷称：“杨业妻折氏，业初名刘继业，仕北汉……娶折德宸女。后归宋，赐姓杨。折性敏慧，尝佐业立战功，号杨无敌，后业战死于陈家谷。潘美、王侁畏罪欲掩其事，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，遂削二人爵，除名为民。”

《岢岚州志》的这段记载，史实与传说混杂。关于杨继业的描述基本上符合事实，但对余太君替夫申冤和潘美被贬的记述则更多地与民间传说相近，与历史真实相远。潘美当时只被削去了三个虚官，仍是朝廷宠臣，“除名为民”没有事实依据，这是常识性的错误。很显然，《岢岚州志》的记录不完全依据可靠史料，内中收录了一些故事传说，因此很多人对其可信度并不认同。

有关杨业之妻余太君的信息实在太少，《保德州志》和《岢岚州志》的出现算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，所以尽管内容多有谬误，还是被广泛引用。清代的一些文史学者根据方志所载对折太君加以肯定，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的状元，在其所著的《关中金石记》中称，“考折太君，杨继业妻，折德宸女也，墓在保德州折窝村”。近代学者李慈铭(1830~1894年)，在《越缦堂诗话》中也说，曾发现过折太君墓碑等等，但并没有记录碑文。其实他俩既未见墓碑，更不见碑文，不过是根据听闻和地方志引申而已。

清人又有私人笔记讲到折氏善骑射。康基田的《晋乘搜略卷二十》记载：“乡里世传，折太君善骑，婢仆技勇过于所部，用兵克敌如霸王夫人之亲援桴鼓然”，把余太君比作霸王夫人之亲援桴鼓，梁红玉是南宋人，如果余太君真有其人应该活在北宋，用后人比先人，怎么看都有点奇怪，可见这个所谓的世传，不会早于南宋。

对余太君是否为真实人物的

质疑从未间断，如果余太君真为宋初的历史人物，且英勇无敌而又敢于为夫申冤，这样的女中豪杰，即便正史不载，宋人笔记也不可能只字不提。反而偏偏是到了清代，离事发当时的宋朝已相当遥远，余太君的事迹才进入史料，这不是很奇怪和难以令人相信的事吗？

从清代以来，想证实余太君确有其人的资料不少，但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。一些文人和地方志作者，不辨真伪，将传说记录下来，而后世的研究者，又根据这些记录来论证，以讹传讹，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。

## 余太君最早出场是在元杂剧中，她从一开始就是个艺术形象而非历史人物

余太君为杨业妻的说法不见于宋元正史及笔记，但如果就此说余太君是完全虚构的，很多人感情上恐怕接受不了，也不符合历史真实。杨业一定是有妻子的，也可以叫作“太君”。

太君是古代对一定级别官员之妻或母的尊称。在唐代，官员达到一定级别，他们的母亲就可以被称为太君。宋时，为了体现对大臣的优待，朝廷为群臣之母专设了封号，刺史以上官员的母亲封为县太君。杨延昭官在刺史之上，其母当然可以被叫作太君。

杨业之妻“太君”究竟是谁，史书从未提及。余太君最早出场是在元代杂剧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》中，她从一开始就是个艺术形象而非历史人物。但当时故事编排讲究“事有源流”，从杨业妻叫“太君”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端倪。

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》中迫害杨家、强拆清风府的奸臣谢金吾也不是凭空虚构的。谢金吾的原型就是北宋的谢德权，因为曾经官为金吾街司，被人称作谢金吾。“诈拆清风府”折射的是北宋开封清理民宅，修建官街的一段史实。

当时京城的街巷非常狭窄，朝廷觉得有辱堂堂大宋的形象，便任命谢德权负责拓街扩道。这个“拆迁办主任”依令行事，铁面无私，上拆达官贵人府邸，下撵小商小贩，毫不留情，为此得罪了不少显贵。他们跑到皇帝那里，添油加醋地告状。皇帝无奈，准备下诏停止扩街。谢德权听闻之后，马上陈明利害：“皇命既然已出，怎么能够轻易中止，现在干扰正常事务的都是些权贵豪强，他们只不过舍不得出租房屋的租金罢了，没有什么大事。”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，谢德权放手整治街道，虽然很有成效，但却落下骂名，受到利益受损者的非议，甚至被编排到了戏剧舞台上。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》就是以此为背景进行的再创作。剧中他成了奸臣王钦若的女婿，爱财如命，是个糊涂贪官，受了王钦若的指使强拆杨家清风府。

历史上的谢德权为官清正，办事干练，喜欢建造有功效利益的工程，发现徇私枉法的官吏，一定要当面斥责，所到之处法纪严肃，政治清明。《宋史》记载了他的诸多事迹。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》这出戏是虚构之中隐含真实，故事情节事出有因，人物设计于史有据，反面人物谢金吾都不惧实名，要讴歌的人当然也无须避讳，所以杨业妻很可能真姓余，尽管史料没有记载，但元杂剧的余太君决不是空穴来风。不过戏中的余太君形象较弱，与普通的家庭妇女看不出有什么两样，遇事没有主见，动辄哭泣，这也许就是杨业之妻的真实状态。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很可能是小说家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，从另一个确有其人的“折太君”演变而来。

## 北宋确有一个令契丹军闻丧胆的“折太君”，“余太君”的事迹可能是移花接木

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述了另一个

折太君，她的事迹与传说中杨业妻颇为相像，不过她是丰州刺史王承美的夫人。折夫人很有谋略，辅助王承美屡立战功。

太平兴国七年(982年)，折太君夫妇率军与契丹军发生激烈交战，斩获敌人数以万计，生擒契丹德军节度使韦太。第二年，万余契丹兵再度来犯，折太君夫妇又一次大获全胜，并乘胜向北追出百余里，所向披靡，契丹军闻名丧胆，不敢再犯。他们把守丰州城35年从未有失，其事迹可圈可点。景德初年(1004年)，宋真宗下诏让王承美进京，亲自接见了这位边防的传奇人物。不仅如此，宋真宗还特别赏赐了折氏，让她享受边疆官员的待遇，每月赐钱五万，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。

1012年十二月，王承美病逝之后，宋真宗招折氏入宫，内中缘由与他们的家事和继承权有关。王承美的长子是王文恭，但是王承美看来并不喜欢这个儿子，因为他后来将王文恭的儿子怀玉收为养子，改名文玉，钦定其为接班人。王承美去世后，在文玉接班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，他的父亲王文恭对此事有自己的想法，上表朝廷陈述此事。宋真宗于是召折氏入京商议，因为折氏也支持文玉。朝廷下诏由文玉承继王承美之位，同时对王文恭进行了安抚，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。当时折太君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。仁宗天圣二年(1024)，王文玉去世，当时身为安郡君、太君的折氏，为了边防安全，再次上朝面君，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，此时她已75岁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的折太君与杨业、杨延昭为同时代人，折氏夫妇守边四十多年，契丹闻之胆寒。折太君的事迹相当丰富，其抗辽、上状、进宫等活动与戏曲小说中的余太君形象有相似之处。她的儿子文玉、怀玉在杨家将中也有类似的名字。故事小说里的余太君很可能就是根据王承美之妻演变而来的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# “暴走妈妈”：救子是场马拉松

清晨，陈玉蓉穿上小布鞋，穿过自家的菜园，两个箭步就来到了正道。

此时，武汉市江岸区谕家矶堤坝，行人寥寥。

不时有人从身边经过，大多跟陈玉蓉打招呼，“暴走妈妈，早上好！”更有相熟的搭伴儿同行，但走着走着就剩陈玉蓉一个人了：她走路的速度和强度一般人跟不上。

给儿子移植肝脏后，她和儿子的身体都在慢慢恢复；曾经整容的痕迹也不再明显；铺天盖地的采访邀约也所剩无几。陈玉蓉又开始适应起那本来就平淡的生活。

## 手机一个月只开一次

“吃早餐了没有？沈阳冷吧？我听新闻里说，你们那边有的地方都下雪了。”刚一见记者，陈玉蓉便嘘寒问暖起来，曾经到过一次沈阳的经历，让她对沈阳话印象颇深。

那是2010年7月，陈玉蓉和儿子叶海斌来沈阳参加一个暴走竞赛的活动，她第一次来东北，那时陈玉蓉割肝救子已有8个月，术中割给了儿子40%的肝脏，目前留在她体内的那部分肝脏，已经长到了正常人大小。

那时也是陈玉蓉接到邀约最多的时期，报纸采访、电视台访谈、各种类型的评选活动，全国各地飞，“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武汉，这一下子就走了好多城市。”那一年，因为暴走的行为，她还被第六届世界徒步大会组委会聘为那届“徒步大会形象大使”。

“那时候主办单位都要求我和儿子一起参加，虽然我恢复得很

好，但儿子的反应还是很大，身体有时候吃不消。”陈玉蓉想把这种成名后的快节奏降下来，回到自己该有的生活，但事情却没那么简单，争议随之而来。

有网友发布了陈玉蓉整容的前后过程，这也一下让她陷入了舆论的漩涡。更有网友质疑，“她是拿着大家捐的款去做的整容手术。”信誉危机一下冲淡她头顶上的光环。

从开始的极力否认，到最后的承认，陈玉蓉经过了挣扎，“我确实有错，但我没动捐款的一分钱。”后来陈玉蓉说，那是秦皇岛的一家美容机构为其提供的免费整形手术，附带条件是，为美容院拍摄影视纪录片、广告片、宣传片及答谢会等公共促销活动。陈玉蓉拿到了3万元的代言费，用她的话说，“我只是想给儿子多存一些钱。”

每说到这里，陈玉蓉总是叹气，“现在老伴儿出门干活，都是

他定期给我打电话，平常手机一个月只开一次，一般家里有事都打到社区，他们(社区的人)来家里喊我。”在记者到她家的前一天，她还刚刚推掉一个电视台做节目的邀请，“说实话，怕了。不想露面了，少说少错，我好好照顾儿子就行了。”

## 什么都照顾儿子的感受

见陈玉蓉的前一天，叶海斌刚刚出院，这一次是肾结石。从家里到最近的医院，一个月里，陈玉蓉不知要跑多少遍。“虽然肝移植的手术很成功，但还要注射排异的药，一个月要15针，反应大的时候，感冒发烧，一个星期至少两次感冒，恶心起来就是呕吐，一口饭都吃不下。”陈玉蓉说，一次感冒就得花上100块钱，排异药一瓶就是84块钱。

900元的退休金不够吃饭的，甚至儿子排异反应一大，这钱可能马上就没有了。为了给儿子多赚些钱，老伴儿叶国祥要跑到县城跟着出船送油，一走就是一个月，回来在家休息两天，扔下2000块钱的工资，就又要出船干活……

“这些事我们都尽量少在儿子面前说，就怕他多想。”陈玉蓉说，儿子是内向的人，得了病之后总感觉自己在靠父母、靠妻儿，没有起到男子汉的作用，情绪一直很消沉。有时候跟媳妇拌嘴，媳妇就会无意说出几句“别人家男人能分担一些家务”之类的话，陈玉蓉就得

从中调解，让儿媳妇也多从他的角度想，尽量不说激他的话。

叶海斌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爱出来。陈玉蓉就得找晴天，风小一些时，带着儿子出去散步散心。来了报纸就给儿子读，随时听来的笑话随时讲给儿子听，看电视里的新鲜事也马上转述给儿子。有的时候是先讲给小孙女，再由小孙女讲给爸爸。“我讲他可能不爱听，但女儿讲就不一样了。”陈玉蓉说。

见到陈玉蓉的那天，她刚刚从堤坝那边挑了两筐粪回来，一般男人都挑不动的重量，她愣是给挑回了家，那是为了种地用的，“现在的菜很多都打了药，儿子的身体不好，不能吃不健康的東西，而且有的食物还相克，我得边自己种，边学着搭配。”

说着，她把记者带到了堤坝外的一块菜地，那是她刚刚开垦出来的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地，已经一片绿油油的了，里面种了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。收获的菜吃不完，她就拿给邻居们一起分享。仓房里新起的一筐红薯，就是当晚的晚餐。

## 培养好孙女让她代替照顾

小孙女上了幼儿园，更多的时候，陈玉蓉把每天走路的时间改到了晚上，给儿子一家三口做好晚饭，洗完碗她才出门去走。因为移植手术已经结束，不需要之前那么大的运动量，所以目前她已经把暴走改为健走。

有人问，你每天走这一个多小时，枯燥吗？都想些什么？陈玉蓉说，“也没什么想，走得快，也习惯了。每天这么走走，自己身体好了，也更有精力照顾儿子了，就这么点好处。”

每天早晨给小孙女做好早餐，再送她到几百米外的幼儿园，目送着孙女蹦蹦跳跳地走进教室，是陈玉蓉每天最开心的事，“我现在的任务还有照顾好小孙女，有人说我命苦。我就跟她说，看起来是有一点，但我还有小孙女呢，我培养好她，等我闭眼了，让她代替我照顾她爸爸……”

据《辽沈晚报》

## 新闻人物

暴走妈妈，本名陈玉蓉，1954年出生，湖北武汉人，是患有先天性肝功能不全疾病的叶海斌的母亲。因叶海斌的病情多次发作，陈玉蓉决定用自己的肝脏换回儿子的性命，但因为自己患有重度脂肪肝而不适合做移植手术。

为了完成换肝救子的心愿，患有重度脂肪肝的她开始了每天暴走10公里的减肥计划。陈玉蓉通过7个月在武汉市江岸区谕家矶堤坝上疾步行走锻炼，治愈了自己的脂肪肝。2009年11月3日，陈玉蓉接受了肝脏剥离手术，随后儿子叶海斌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。

当选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辞这样写道：“这是一场命运的马拉松。”